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校文科教育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

郭 浩, 李辰彬, 朱红烨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广东 湛江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1日

摘 要

随着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 高校文科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文采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与文本分析法, 构建“教-学”双维度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高校文科教师面临教学理念转型困难、人机协同边界模糊及评价体系异化等困境, 学生则陷入知识繁杂筛选困境、技术依赖与创新弱化、技术非善与伦理淡薄。本文提出构建融合发展的治理与支持体系, 培育以“人”为中心的数智素养, 提升师生协同进化的核心能力, 强调文科需在技术赋能中坚守人文关怀, 实现技术赋能与学科价值坚守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高校, 文科教育

Research on the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Generative AI to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o Guo, Chenbin Li, Hongye Zhu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14, 2026; accepted: October 1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1,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such as DeepSeek,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dopting experimental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ext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ual-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aching-learn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generative AI has brought dilemmas to liberal arts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transforming teaching concepts, vague boundaries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alien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s. For students, they are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screening massive knowledge, technical dependence with weakened innovation, and lack of technical benevolence and ethical awarenes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governance and support system, cultivate human-centered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and enhance the core ability of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emphasizes that liberal arts should adhere to humanistic care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so as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the adherence to disciplinary values.

Keywords

Generative AI, Universitie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重塑全球社会结构，教育领域作为其深刻影响的前沿阵地，正迎来一场系统性的范式转型。其中，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已超越传统辅助工具，演变为能够进行内容生成、逻辑推理和深度交互的“认知协作者”，其颠覆性潜力正在重塑教与学的基本样貌。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¹进一步将战略具体化，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并要求“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同时“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在通用教育场景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全天候个性化辅导，扮演苏格拉底式对话伙伴从而激发和拓展学生思维；其还可以辅助教师从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回归“育人”本位。然而，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校文科教育相遇，其境遇则更为复杂和深远。文科的核心目标，不仅是知识传授，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价值判断、社会关怀与伦理思辨能力，这些高阶素养的养成根植于深度阅读、严谨论证与人文关怀。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高校文科教学注入了巨大潜能。它可以通过模拟历史对话、构建复杂政策辩论、快速整合海量文献等方式，为探究式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提供强大支持[1]-[3]。但另一方面，其内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AI 生成内容的“黑箱”特性、潜在的算法偏见与信息“幻觉”（捏造事实）现象[4]，可能误导学生对社会事实的认知；过度依赖 AI 进行论证与写作，可能削弱学生独立思考和原创表达的核心能力；其对复杂社会伦理问题的简化处理，亦可能导致学生价值判断的浅薄化[5][6]。加之文科本身的价值导向属性，使得我们必须对由技术中介的知识传递过程保持高度审慎[7]。

因此，在国家大力推动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浪潮下，文科教育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抉择。当前，相关研究虽已起步，但大多集中在 STEM 领域或通用教学模式上，针对文科这一特殊领域，系统探讨生成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式人工智能与文科变革的研究尚显不足，这正是本研究的切入点与核心价值所在。

本文旨在研究，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高校文科教与学的过程？文科的教与学又将如何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

2. 文献综述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与教育应用情况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能够根据提示生成文本、图像或其他媒体的人工智能系统[8]。2017年，谷歌提出了 Transformer 架构[9]，这是深度学习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形成的基础。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预训练-微调-生成”的三阶段模式，采用 Transformer 模型与自注意力机制，通过层级化的计算流程紧密配合，共同实现对自然语言的深度理解与生成，并利用混合专家模型有效提升模型计算效率[10]。凭借上述技术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深度介入教育场景，其赋能价值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能够提供个性化辅导、辅助教师从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并推动个性化教学的普及[11]。

2.2. 高等教育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融合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革新，全球知名高校纷纷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和科研[12]。2023年，康奈尔大学在“教学与教育学的生成人工智能”报告中评估了在教育环境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行性及其利弊[13]；国内高校也通过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相关交叉学科等举措，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高等教育不仅需要通过变革来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且被要求以技术所偏好的方式强行实现自身内部结构的变迁[14]。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高等教育引发了教学目标、教学模式与学习模式的整体性变革。教学目标上，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要求高校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复合型人才；教学模式上，人工智能赋能的个性化教学已初显成效[15]，教师角色由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转变；学习模式上，丰富的教学资源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促进了知识的共享与互动，改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16]。从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技术，更是理论科学与人文“文化科学”高度融合的知识领域[17]，其教学应用不仅应包括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理论学科，还应纳入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文科教育带来两层变革：一是基础性变革，AI 作为教学工具增强师生互动，虚拟教学平台提供更丰富的线上学习资源，模拟社会工作场景、提供知识题库，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实务操作能力；二是深化性改革，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一本正经地胡言乱语”，而问题的正确与否需要人来判断[18]，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与辨别能力成为文科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19]。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显著改变了文科课程的内容设计：智能社会被纳入课程研究视野[20]，人工智能如何影响社会资源分配效率[21]、算法如何导致个体偏差行为[22]等议题进入课堂，并对社会学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23]。钱大军、苏杭从教育与技术“互构”的视角指出，高等教育应以技术所偏好的方式实现自身内部结构的变迁[14]。在学科层面，已有研究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法学教育[24]、文科教育[25]及教师教学创新[26]的影响。

2.3. 社会学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审视与研究述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构成了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对并对已有概念范畴和解释框架提出挑战的新社会事实。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以“理解人类社会”为核心，其价值根基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复杂性的深度关注[27]。生成式人工智能虽能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却无法替代社会学对“人”的独特洞察。这种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哲学家和向导，甚至你最大的敌人[28]；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幻觉”可能导致所获数据有误差、研究结论片面化，而社会学的批判性传统恰是重要的“免疫机制”[29]。实践的教育价值体现在引导学生进入“生活世界”[29]、促进全面发展，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等课程所训练的理论分析能力与辩证思考能力，能帮助学生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内容的潜在偏见与问题。人工智能具有社会性的本质[30][31]，其社会化过程实质上是人工智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相互渗透与适应的过程。面向数智时代，社会学需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培养具有诊断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建设等能力的专门人才：既需要有理论和方法获取、理解、处理和运用社会事实来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现象，实现学科转型与升级[32]；也要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应用伦理[33]、数字治理[34]、异化现象[35]等问题，在人才培养中注重学生 AI 使用能力与素养的提升；更要为“科技向善”提供人本主义和伦理方向的指导。综观已有研究，现有成果或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通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价值与风险规制，或侧重于单一学科的策略应对，较少从文科教育“教与学”双向互构的微观过程出发，系统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实际影响。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认为，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是用户采纳新技术的关键决定因素[36]。师生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核心用户，其对技术有用性与易用性的感知，直接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与学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基于此，本研究以高校文科教育为对象，借鉴技术接受模型的分析逻辑，结合扎根导向的文本分析，构建“教-学”双维度分析框架，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文科教与学过程的具体影响，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学科教育微观过程层面的不足。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和扎根导向的文本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围绕高校文科“教”与“学”两个维度展开系统考察。

在实验法中，本研究选取《文科统计软件应用》和《组织社会学》两门代表性课程，每门课程收集 10 道随堂测试题，于 2025 年 5 月 8 日使用豆包 8.6.0 版本生成并记录随堂测试题答案。随后邀请原课程任课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的答案进行评分和评价，评价采用 1~10 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答案认可度越高；同时请教师以文字形式反馈答案的优点、不足与改进建议，通过文字记录、录音等方式完整留存评价过程，了解任课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社会学教学、辅导学生等方面的态度。

问卷调查以《组织社会学》课程为例，围绕学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解答课程测试的过程展开。问卷共设计 22 题，涵盖基本使用情况(6 题)、知识维度(4 题)、技能维度(3 题)与素养维度(9 题)四大部分，题型包括单选题与开放题，内容涉及学生如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其产出答案的满意度与接纳程度、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结果对其自身的影响等。问卷通过线上平台发放与回收，共发放 11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0 份，问卷核心题组 α 系数为大于 0.8，KMO 值为 0.85。

在文本分析法中，以“人工智能教育”“文科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科教学”为核心检索词，系统检索全国高校官网 2019~2025 年发布的公开教学报告、政策文件、课程建设案例及中国知网(CNKI)等数据库中的文科教育类期刊文献，初步获得 214 份原始资料；经人工逐篇阅读，剔除内容重复、与主题不相关的文本后，最终筛选出 120 份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本。分析采取扎根导向的三级编码框架：第一步，开放式编码，对文本逐句拆解并标注关键词，合并相似表述后形成初始概念；第二步，主轴编码，将初始概念按主题差异归类，明确主题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子范畴与主范畴；第三步，选择式编码，凝练核心范畴并构建分析框架。例如，将“重构课程体系、融入 AI 工具应用”等表述编码为初始概念，进而归纳为“教学理念转型”这一主要范畴。

3.2. 分析框架

为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科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本文从教与学双向互构的角度搭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该框架的构建借鉴技术接受模型关于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影响技术采纳的核心论断[36]，将“教”与“学”视为双向互构的连续过程：教的维度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学理念、教学形式与教学评价的影响，学的维度考察其对学习知识、学习技能与个人素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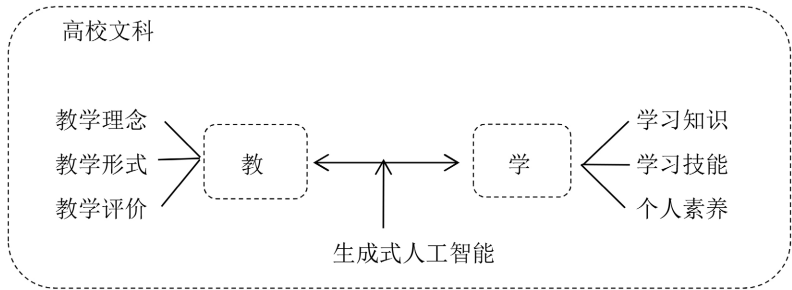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 1. 分析框架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师教学过程的挑战

4.1. 教学理念的转型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文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面临着如何平衡技术理性与教育本质的根本问题。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教学过程的实践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个性化、碎片化教学对传统课程体系具有较强的冲击力，使得原有课程的权威性与结构性下降。“传统的法学课程通常是系统化的，课程有明确学习内容与学习目标，学生通过按部就班的学习逐步掌握知识体系。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课程则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兴趣进行灵活调整。因此，这种课程设计表现出较强的临时性和去结构化的特质，使得法学课程的整体性和统一性遭遇挑战，导致法学课程的学习效果和质量难以实现标准化和统一”[24]。这一现象说明诸如法学、社会学等专业在教学实践中急需构建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准化的新教学体系。从技术接受模型的视角看，这一困境反映出师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用性与易用性的感知尚未有效转化为教学实践中的接纳意愿[36]。

除了关注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实践中还需重视学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动过程。技术“幻觉”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出结果包含一定的潜在的价值偏向与知识虚构成分。实验法中，教师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组织社会学随堂测试中输出的部分答案“来源不明”，在题目与选项不涉及的情况下，存在不少“脑补”出来的内容。教育的一大目的是帮助学习者进行思考和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学生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但也会无形之中造成学生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依赖，使得学生在恶性循环中被驯化成为“知识的搬运工”，匮乏话语创新能力。

教师需在人机协同中坚守育人本质，需要警惕算法逻辑对师生互动的遮蔽，“师生互动式微导致教育反馈机制的失灵。AIGC 辅助学生生产知识却无法捕捉学生情感与心理变化。教师难以通过传统反馈机制了解学生真实需求”[25]。教师决不能缺席课堂教授，课内外需要始终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非技术的使用情况，杜绝教育中的“技术本位”之风，让技术为课程教学所用而不是让技术决定教学走向。

4.2. 人机协同的边界模糊困境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虚拟教师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教育主体的异化风险也在强化。部分课堂出

现了学生不抬头听讲，有问题就问 AI 的情况，同学们上课的专注度降低，教师的上课效果也大打折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削弱了师生之间的深度互动和思想碰撞。没有教师的指引学生很难凭借自身已有知识水平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答案做较为客观严谨的分析，花时间在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答案而不是独立思考问题答案无疑是本末倒置的行径。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教学过程中，其可以在一些结构性强、重复性强的易于观察和量化的事实性知识方面可以快速替代教师讲解或翻书查找，但目前在知识点链接、回答逻辑严密性等方面学生依然需要教师的指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教书”，还要“育人”。教育立德树人的目标奠定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位置。人机协同的教学形式在应用过程中要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边界——其无法替代教师的价值引导与情感共鸣能力。“高校教师通过与学生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来引导其审视内心、探寻真理，在这个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显然无法替代高校教师发挥引导功能”[14]。教师“育人”职能的实现，依托于其在“教书”过程中形成的权威地位，这一关联凸显了“教书”与“育人”的内在统一性。在“师-生-机”的教学形式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作为教学辅助工具，但教师与学生始终是互动的核心主体。

4.3. 评价体系的异化困境

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价更加高效全面，但需要警惕在使用过程要张弛有度，过度依赖量化指标暗含着忽视情感态度、价值判断等难以数字化的素养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评价标准趋于客观化、量化，虽简化流程，却易忽视学生学习文科专业知识的独特性、创造性及学生自身难以量化的情感与思维深度，导致评价失真。“仅仅依靠算法难以全面捕捉与判断文科生的情感表达与思维深度，教师也难以通过表面的数量指标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测度”[25]；同时，传统教师的主观判断在算法主导体系中被边缘化，削弱其对个体差异性的感知，导致本该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反而丧失了客观性。得到失真评价不仅可能引发学生自我认知偏差，更可能导致教育目标偏离。“评价体系的异化很可能导致教育过程的形式化，最终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深度与广度。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逐渐沦为机械的数据交换，失去了人文关怀的温度与深度”[26]。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冲击

5.1. 知识繁杂的筛选困境

以《组织社会学》课程为例，学生们采用多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随堂测试题，尽管使用的 AI 工具不尽相同，但仍有 65%左右的学生反馈“需要自主筛选有效信息”，其中 49%的学生指出其产出答案存在“无关信息堆砌”的问题。如表 1 所示，不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均存在着信息过载。

Table 1. Some students' feedback on using AI
表 1. 部分学生使用 AI 反馈

所用 AI	学生使用反馈
豆包	太繁杂：部分回答过于冗长(如分点过多)，关键结论可能被细节淹没，需进一步提炼核心观点。
DeepSeek	内容较为分散，不太能立马找到重点；同一内容会重复出现，只是换个说法。
夸克	AI 生成的答案大多复杂且长，难以迅速阅读理解
腾讯元宝	我觉得 AI 给的答案很冗杂，要自己删减很多重复内容才可以使用

对比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答案与学生最终整理的答案,几乎所有学生的回答都比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答案更加凝练。大部分 AI 输出的答案涵盖数千字的结构化内容,段落与段落之间的逻辑严密性不强,回答标准化、模板化。

5.2. 技术依赖与创新弱化

首先,技术依赖导致了思维惰化与学术诚信问题。以组织社会学课程的随堂测试为例,观察数据显示,约有一成学生直接照搬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出作为最终答案,未作任何批判性审视与个性化修改。这种“思维外包”现象,直接削弱了学生独立分析、批判质疑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更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反馈,使用 AI 对其学习文科知识、完成任务并无实质性提升,这反映出 AI 并未有效激发所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反而可能因使用不当而加剧了个体学习效果的分化。

其次,工具的便捷性正在偏离主动学习的初衷,进而弱化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能将学生从机械的事实性知识记忆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若未被正确引导,极易演变为解决问题时的思维惰性。学生倾向于寻求 AI 提供的现成答案,而非经历自主探索、试错与深度思考的过程,使得创造力与深度思考力因缺少训练而逐渐塌缩,这与教育旨在培养主动思考者而背道而驰。

最后,过度的技术信赖将引致“求真”态度的丧失,并构筑起新的“信息茧房”。当学生对 AI 产生过度信赖,其对信息真伪的辨别力随之下降。一旦人工智能出现算法偏见、信息失真(即“幻觉”)等问题,缺乏批判性审查能力的学生不仅会遗漏重要知识点,更会逐渐丧失对知识的“求真”态度。长此以往,学生的知识视野反而可能被局限于算法所构建的、看似广博实则封闭的“信息茧房”之内,其认知框架与创新潜力均受到无形束缚,最终阻碍了真正的知识创新。

5.3. 技术非善与伦理淡薄

一是,在技术友善层面,学生的素养缺失表现为对技术的工具化认知。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前沿技术,其社会规范尚在形成,但学生与之互动的方式已能反映其内在态度。调查显示,在与 AI 对话时,仅 32% 的学生“经常使用”敬语,近一成学生则从不使用。虽然 AI 作为工具无从感知“温度”,但这一行为折射出学生对技术的根本认知:是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值得尊重的协作者,还是一个纯粹的指令执行器?当算法被简化为没有情感的工具,学生便难以建立对技术背后创造性劳动与复杂伦理的基本尊重,这正是技术友善素养缺失的体现。

二是,数字伦理意识的淡薄问题更为严峻,直接挑战了学术诚信的基石。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规范标注 AI 产出内容的行为远未普及。问卷结果显示,仅三分之一的学生会“偶尔”标注,多数学生则完全忽略了这一学术规范。这种意识的普遍欠缺,不仅是简单的引用失误,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学生对信息来源、知识归属和学术“求真”的价值判断标准尚未建立。

而于 2025 年 9 月 1 日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²,其规定对规范 AI 产出内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条例一方面,通过强制标识让 AI 产出“亮明身份”,保障了用户的知情权与信息甄别能力;另一方面,它将对学生行为的约束从个人道德自律层面提升至法律规范层面。这种外部强制力是帮助学生将模糊的伦理意识内化为明确行为准则、最终养成自觉的数字伦理习惯的重要一步。

6. 文科教育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策略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影响,要实现文科教育的转型升级与价值重塑,需要教育者、学习

²https://www.cac.gov.cn/2025-03/14/c_1743654684782215.htm

者以及高校层面系统性、前瞻性的策略调整与实践创新。基于前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文科教与学过程的分析，本文构建出如图 2 所示的深度融合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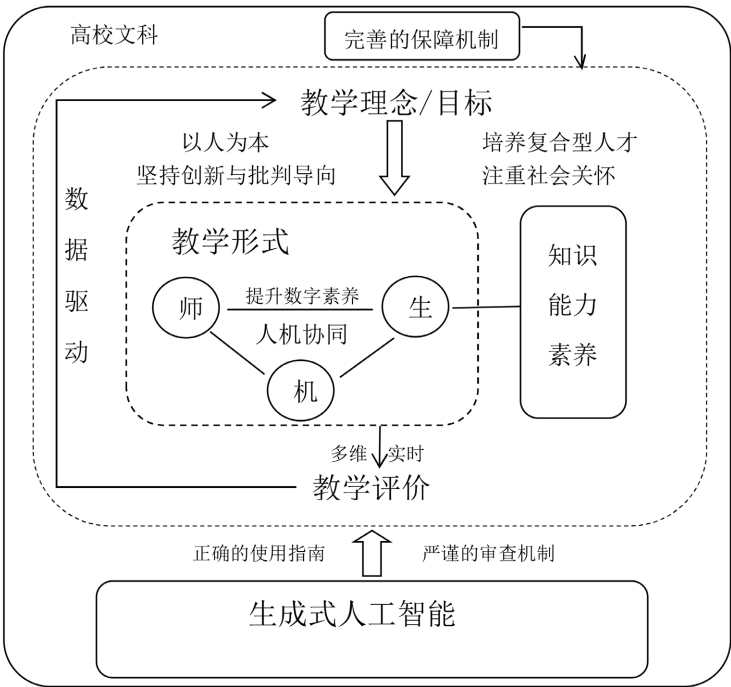


Figure 2. Strategy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generative AI
图 2. 文科教育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策略

6.1. 顶层设计：构建融合发展的治理与支持体系

文科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亟需一个集规范、支持与评估于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以引领教育生态的系统性重塑。

首先，确立适应性治理框架，划定伦理与教学边界。高校应制定动态、分级的 AI 应用指导原则，明确 AI 在不同教学场景中的角色与权限，保障教师在核心教学环节的主导地位，确保教育过程不偏离立德树人根本目标。这要求从学理上厘清哪些认知活动可由 AI 赋能，哪些必须由人类心智独立完成。

其次，建设高质量的学科化平台，实现从“分散应用”到“系统融合”的跨越。高校需战略性投入资源，构建服务于文科的智能化教育平台。该平台应集成高质量、经审查的学科数据与案例模型，为师生提供规范、高效且安全的“人机协同”探究环境，将 AI 从外部工具内化为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革新以能力为导向的评价机制，驱动教学模式转型。评价是改革的指挥棒。必须推动评价重心从“知识复现”转向“能力生成”，重点衡量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应用、数字伦理及人机协作能力。通过引入项目式评估、反思性报告等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将 AI 作为激发深度学习的催化剂，而非获取现成答案的捷径。

6.2. 理念重塑：培育以“人”为中心的数智素养

技术是手段，教育理念的重塑才是变革的灵魂。文科教育应确立“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核心理念，旨在培养能驾驭复杂性、具备批判性反思能力的未来公众。

核心在于将 AI 定位为“认知增强”的工具，而非“认知外包”的对象。教师的使命从“知识的授予

者”转变为“心智的引导者”与“探究的协作者”。教学重点不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学生向 AI 提问、审辨信息并进行原创性建构的能力。教育的成功，体现在学生能否在 AI 辅助下抵达更高的认知深度。

课程体系需进行系统性重构。一方面，实现“知识图谱的现代化”，将人工智能伦理、计算文科等前沿议题融入经典课程，实现学科知识的迭代更新。另一方面，推动“学习路径的多元化”，通过跨学科微专业、项目制课程(PBL)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在解决真实问题中锻炼综合能力的实践机会。

6.3. 双重赋能：提升师生协同进化的核心能力

对教师的赋能，关键在于提升其“批判性教学设计与引导能力”。专业发展应超越技术操作培训，聚焦于提升教师识别 AI 内容偏见与谬误的“AI 鉴别力”，并培养其将鉴别过程转化为教学活动的设计能力，从而将 AI 的潜在风险转化为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宝贵契机。

对学生的赋能，则必须构建“知识 - 技能 - 伦理”三位一体的综合素养框架。在知识层面，使其理解 AI 的技术边界与社会影响；在技能层面，训练其高效合规地使用 AI 进行学术探究；在伦理层面，通过严格的学术规范与价值引导，内化其学术诚信与科技向善的原则。最终目标是塑造学生的“审慎的自主性”，使其既能拥抱技术，又能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内核，在人机协同中实现自身能力的全面跃升。

6.4. 设计面向文科师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微课程

为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培育落地，本文为文科师生设计了一套 8 学时的专题微课程大纲。课程定位于培养师生“会用、善用、慎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设置四个模块：模块一“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2 学时)，讲解技术原理、能力边界与典型应用场景；模块二“AI 辅助信息处理”(2 学时)，训练文献检索、信息甄别与事实核查技能；模块三“AI 辅助写作与学术规范”(2 学时)，教授人机协同写作流程、AI 产出内容标注与学术诚信要求；模块四“AI 伦理与社会责任”(2 学时)，围绕算法偏见、数据隐私、技术依赖等议题开展案例研讨。课程考核以实操任务为主，要求师生独立完成一次“提问 - 甄别 - 整合 - 标注”的完整人机协同任务。

6.5. 制定论文写作中规范使用 AI 的具体指引

高校应制定文科论文写作中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具体指引，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在“可为”层面，允许使用 AI 进行文献检索与资料整理、语言润色与格式调整、研究思路启发与数据分析辅助；在“不可为”层面，禁止直接提交 AI 生成的整段文本作为个人成果，禁止使用 AI 编造文献、数据或事实，禁止将未经核实的 AI 产出内容直接写入论文。同时建立过程性披露机制，要求学生填写 AI 使用说明，概括性记录何处使用及使用思路，并要求对 AI 产出内容进行人工核验步骤，确保事实准确、论证可靠，提高学生的核验思维。

6.6. 结合文科不同学科特点的差异化应用

文科各专业应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差异化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历史学专业，可侧重 AI 辅助史料检索、古籍数字化与文本比对，训练学生基于原始文献的考证能力，并应警惕 AI 对史实与文献的虚构；对哲学专业，可发挥 AI 在概念辨析、论证梳理方面的辅助作用，但应强化学生原创性论证与批判性思辨训练，避免以“生成即真理”替代深度反思；对法学专业，可利用 AI 进行案例检索、法条比对与文书起草辅助，但需养成严格规范引用来源与事实核验习惯，防范 AI“幻觉”带来的法律风险[24]。

基金项目

广东省 2023 年度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粤教高函〔2024〕9 号)；粤港澳大湾区

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立项编号: WGKM2026058); 广东海洋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编号: PX-972025036)。

参考文献

- [1] Mollick, E.R. (2023) Using AI to Implement Expressive Interest in Education. *SSRN*.
- [2] Kasneci, E., Sessler, K., Küchemann, S., Bannert, M., Dementieva, D., Fischer, F., *et al.* (2023) ChatGPT for Good?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3**, Article 102274. <https://doi.org/10.1016/j.lindif.2023.102274>
- [3] Baidoo-Anu, D. and Ansah, L.O. (2023)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ChatGPT in Promo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AI*, **7**, 52-62.
- [4] Bender, E.M., Gebru, T., McMillan-Major, A. and Shmitchell, S. (2021) 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Online, 3-10 March 2021, 610-623. <https://doi.org/10.1145/3442188.3445922>
- [5] 焦建利, 陈丽, 吴伟伟. 由 ChatGPT 引发的教育之问: 可能影响与应对之策[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3, 29(3): 19-32.
- [6] Sullivan, M., Kelly, A. and McLaughlin, P. (2023) ChatGPT in Higher Education: Considerations for Academic Integrity and Student Learning. *Journal of Appli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6**, 31-40.
- [7] UNESCO (2023) ChatGP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Quick Start Guide.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5146>
- [8] 周洪宇, 常顺利.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未来图景、潜在风险及其治理[J]. 现代教育管理, 2023(11): 1-12.
- [9] Vaswani, A., Shazeer, N., Parmar, N., *et al.* (2017)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In: Guyon, I., *et al.*, Ed.,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Curran Associates Inc., 6000-6010.
- [10] 令小雄, 王鼎民, 袁健. ChatGPT 爆火后关于科技伦理及学术伦理的冷思考[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4(4): 123-136.
- [11] 焦建利. 学生和教师 AI 使用中的差异[J].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23(23): 14.
- [12] 刘盛. 美国一流大学在教育教学中应用 ChatGPT 的划界及其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 44(10): 89-98.
- [13] Bala, K., Colvin, A., Christiansen, M.H., *et al.* (2023)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ducation and Pedagogy. Cornell University, 1-35.
- [14] 钱大军, 苏杭. “互构”中的教育与技术: 高等教育应当如何回应人工智能[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41(7): 68-76.
- [15] 李焕宏, 薛澜.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使能型风险规制——以高等教育应用为例[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5, 46(1): 68-78.
- [16] 褚如心.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用、风险及破解之道[J]. 青年学报, 2024(4): 60-66.
- [17] Sudmann, A., Echterhölter, A., Ramsauer, M., *et al.* (2023) Beyond Quantity: Research with Subsymbolic AI. Transcript Verlag, 45.
- [18] 金国峰, 潘英杰.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与人的有机统一[J]. 煤炭高等教育, 2024, 42(3): 8-15.
- [19] Cooper, G. (2023) Examining Science Education in ChatGP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32**, 444-452.
- [20] 管其平. 智能社会学: 智能时代社会学研究新方向[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1-9.
- [21] 曹莹. 算法支配下新业态从业者的生存之困与化解方法[J]. 决策与信息, 2025(2): 42-52.
- [22] 李思琦, 张志朋, 赵文文, 等. 算法控制视域下零工工作者社会偏差行为形成机理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24(6): 96-104.
- [23] 范晓光. 数字化与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困境化解[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0(3): 66-75, 159.
- [24] 李梦甲, 郑延谱.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浪潮下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 西部素质教育, 2025, 11(6): 141-144.
- [25] 金华, 张彭菲, 尹洪骁. AIGC 视域下高校文科教育的功能提升、风险评估与治理变革[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6): 33-41.
- [26] 陈曦. AIGC 赋能教师教学创新: 路径、挑战和展望[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25, 39(1): 16-22.

-
- [27] 黄少华. 人工智能与智能社会学[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5): 56-62.
- [28] Chatterjee, J. and Dethlefs, N. (2023) This New Conversational AI Model Can Be Your Friend, Philosopher, and Guide ... and Even Your Worst Enemy. *Patterns*, 4, Article 100676. <https://doi.org/10.1016/j.patter.2022.100676>
- [29] 郭元祥. 实践缺失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根本局限[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4(3): 1-8.
- [30] 曾点. 人工智能能替代科学家吗?——再思 STS 的一场论战[J]. 哲学分析, 2023, 14(1): 159-171.
- [31] 林曦. 人工智能“幻觉”的存在主义阐释[J]. 社会科学辑刊, 2025(2): 81-91.
- [32] 邱泽奇. 数字化与社会学的时代之变化[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0(2): 64-76.
- [33] 张宁, 高鹏程. 生成式人工智能情感模拟的伦理风险与治理路径: 基于技术-社会互构理论框架的分析[J]. 科学决策, 2025(2): 123-134.
- [34] 蒋贵友, 殷文轩. 全球高等教育数字治理碎片化困境及其战略应对[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2): 102-110.
- [35] 陈宇昕, 吴杨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异化现象及破解对策[J].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5, 26(1): 69-75.
- [36] Davis, F.D. (1989)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13, 319-340. <https://doi.org/10.2307/249008>